

竹林詩詞選



竹林诗词选

远 方 出 版 社

一九九六年·呼和浩特

竹林诗词选

zhulin shicixuan

荣竹林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47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8.5 字数:150千 插页:

1995年5月第一版 1995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册

ISBN 7-80595-025-3/I·8 每册:12.00元

谨将本书献给
含辛茹苦、哺育我成人的额吉

一片竹林总向荣

我与荣竹林不仅是诗友，还是对弈多年的棋友。他自编的《竹林诗词选》交给我，我欣然接受，并乐意遵嘱作序。他的姓名，使我联想起塞外文豪荣祥先生，他们同姓荣，莫非竹林原系荣老同族晚辈？

当我展读他的诗词时，不禁欣悦的感到，塞外文豪以后，果然是后继有人了。作为土默特蒙古人民的儿子，荣竹林的数百首诗词（包括部分歌词），以其真挚、朴实、生动的语言，讴歌他的家乡、民族、祖国和前程，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古往今来的画卷。

久旱遇甘霖，农家喜气生。
枯枝一夜绿，败叶五更青。
处处欢声起，人人笑语盈。
群童齐蹶脚，池畔逮蜻蜓。

这首五律《喜雨》诗，以属对工整显示出他的功力，加之，格律严谨，声韵谐和，便是他诗词的一大特色。他写旧体诗词，尽量避免采用生僻、陈旧、古奥过时的词句，而是从对新生活的观察中，挖掘活的语言。这首诗的前六

句,虽然题咏贴切,文气通达而又镜头转换得谐和,但是只有后两句,才使一池静水游龙戏珠,通篇有灵。

竹林从事编辑工作,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,编辑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书,如《内蒙古诗选》、《内蒙古戏剧选》、《内蒙古电影剧本选》、《内蒙古电视剧本选》、《中国少数民族诗、词、曲选》、《历代蒙古著作家述略》以及荣获北方十五省、市、自治区哲学、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的《土默特志》等,而这本诗集,才是他生平为自己出版的第一部著作。细看这些诗的产生年代,原来是从一九五三年始,纵跨四十余年,可见他对诗词的喜好与追求有多么执着、顽强与恒久。

选入集中最早的一首七绝,是从“读《离骚》”一诗开始的。当时他不到十五岁,却被忧国忧民的忧患之风卷入即将独往独行的寰宇:“屈子行吟面色焦,一腔碧血写离骚,问天不语难求索,跃入汨罗风怒号。”

我所以说他“独往独行”,是因为在旧诗无处发表无人问津、或很少人写的时代,他,一个蒙古族少年,竟如此痴迷,时常有感而发,每每触景生情,有兴登高舒啸,无语临流赋诗,思古而解张衡四愁,抚今而唱农家百乐,感时而溅十年血泪,忧国而叹九州风云。

所编三辑:《域内萍踪》、《学海苦乐》、

《多彩生活》，辑外还有《歌词选》数十首。诗兴喷薄而出者，还应在文艺大解放的新的历史时期，借历史之风云，吐胸中块垒，而助时代之潮。十年浩劫中，虽身受磨难，然重见天日后他的胸怀并未囿于一己一宗一族之愤，而是放眼于整个国家整个事业与前程。

他对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充满了缅怀与敬仰之情。他唱刘志丹：“心红志亦丹，豪气满秦川。”他怀念刘少奇：“骨撒大洋何处是，忠魂夜夜诉衷情。”他高仰周恩来的风仪：“雾障云山数百重，难遮总理顶天身。眼同日月明寰宇，眉似刀戈划古今。”他敬重朱老总的功德：“为失天下第一帅，风泣雨凄云亦哀。战士捶胸声哽咽，将军顿脚影徘徊。”他对彭德怀、贺龙、陈毅、乌兰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都写下情深意切的诗篇。他永志不忘那些为了民族解放、国家独立而献身的先躯先烈——李裕智、多松年、贾力更、高风英，以及吉雅泰、奎璧、勇夫、赵诚、高布泽博、毕力格巴图尔等无产阶级革命家。

但是，占篇幅最大，倾注感情最深，表现得最细微，还是对他的生身之地土默特沃野的讴歌。他的生身之根，枝长叶茂，郁郁葱葱，枝干托擎着上述的一切先躯先烈；茎叶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各族人民；根深，则可以追溯蒙元明清，尤以蒙古族在这一带的发展繁衍，为主要根脉。

从诗集中可以发现，他是对土默特地区的名胜古迹，历史掌故，风土人情，写得最多最全面的一位。读他的诗，使我增长了不少历史知识。民族团结，共同进步，是他心血讴歌的主旋律。他对家乡的民情、亲情十分眷恋，屡发清新之声，例如七绝《轻启门扉君探看》一诗中的佳句“一杯白水虽清浅，化作深情似海宽”，真是由浅入深，深入浅出。又如另一首写于一九七二年的七绝《岁暮》：“女饿儿饥日夜啼，家徒四壁炕无席。夫妻相对皆垂泪，腊月犹穿六月衣。”诗中未谈政治，却对“四人帮”横行时带给人民的灾难，作出了深刻控诉与凄惨写照。七律《归家》、《悼诗》、《“牛棚”赠李隆隆》，写得都那么凄惋动人，因为人们当时都是在受苦受难之中。可见“凡物不平则鸣”及“文章憎命达”的观点，是不无道理的。感情与悲愤只有到了极端而又难以自禁时，痛定思痛，才能写出真正的诗篇。

作为旧体诗词的酷爱者，蒙古族诗人荣竹林写到如此境界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。虽然集中还难免有一般化的作品，但瑕不掩玉，故不一一指出，因为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我所感到最珍贵的一点，是他不以诗歌为进身之阶，这可从他写于一九九三年的七绝《重逢施万春先生》：“一别京师廿九年，先生教诲记心间，文章操守无瑕疵，因爱布衣去锦冠”诗

中窥出一二。他写诗，完全是一种爱好，如同他爱好下棋一样。

语云：一片竹林总向荣。他以竹林为箫管，或“绿竹入幽境，青萝拂行衣”，或“斑竹一枝千滴泪”，或“短笛无腔信口吹”，吹人事沧桑，吹风云变幻，吹欣欣向荣，吹前程似锦。愿他这支箫管，为家乡，为人民，为祖国，吹出更多更美的佳音。

贾 漫

一九九五年十月

自序

夫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；吟之章，而情之自鸣者也。通古今而观之，《虞书》首倡言志，启人之高志；《文赋》继主缘情，发人之深情。情无定位，触感而生，既动于中，必形于言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因情以发气而成声，因声以绘辞而定韵，此为诗之源。然情实叻眇、气有粗弱，必因思因力以穷其奥夺其偏；辞难妥贴、文易飘扬，必因才因质以致其极御其侈。此为诗之流。由是则知诗乃精神之浮英、造化之秘思，所以宣元郁之念、光神妙之化者也。故诗生诸情，情见诸诗。群分气用，形异情一，声入即应，情交即感。勿论圣贤愚骏，概莫能外。托物言情、借物引怀，体物肖形、传神写意，均应自出机杼，以道性情。本性求情，则沁入心脾，言能动心、音能悦耳、色能夺目、味能适口。得之解颐，神驰八极；闻之欲泣，心怀四溟。

诗，心声也。声因于气，皆随各人而著形，不可违心而出，亦不能违心而出。心之精微，发而为文（诗）；文（诗）以精故工，以工故传远。“置心平易始知诗，忽见云天有新语”，故千百胜语，皆自肺腑中流出，贵在不失其

真。实事用之使活，熟语用之使新；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，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；诗已尽而味方永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言近旨远，辞浅意深，如舀海水、挹之而源不绝，如啖橄榄、咀之而味愈长。诗常以短为佳，应短于其不得不短；诗非以长取胜，当长于其不得不长。比物勿铺、据理须核，散则万殊、聚则一贯。执简以御繁，观博而取约。不为事累、不为物役，见从己出、事为己用。学有余而约以用之，意有余而约以尽之；不以铺张学问为富，不以点化陈腐为新。必至不得不用而后用之，犹水中著盐，了无痕迹。

诗，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；虽无达诂而字各有所主，似无伦次而意宛若贯珠。准声合律、属对工整，未必为佳诗；然失黏失对、乖声出韵，则不成律绝。诗，气韵清高深眇者绝，格力雅健雄豪者胜。郊寒岛瘦、卢奇马怪，判目铍心、掐擢胃肾，非不佳不真也，惟只弄斤操斧太甚，牛鬼蛇神过夥。破碎雕镂，怪险蹶趋，施诸廊庙犹骇人听闻，虽伴以琼壶玉斝，亦多玷缺。况龙蛇蛙蚓，确属泥沙俱下，不若含蓄天成、平夷恬淡者也。诗，体以代变，随世递迁。时嬗递而诗因之，诗迭变而时随之。前人启之，后人承之益之；前人创之，后人因之广之。相续相禅，由因达变，方踵事增华，日臻繁盛。偶或衰微，虽短暂遑可不论矣。肇自远古，先民足以歌，为谣为谚；仲尼删诗、韦编

三绝而诗成，灵均变骚、行吟泽畔而骚出；汉采代赵之讴、秦晋之风以集乐府；庶几古诗、歌行盛，五、七言遂风行于世；南朝齐、梁间协之声韵，渐成律绝；迄唐则诸体备；旋被之管弦，更为词曲。民元以降，胡适之行于前，假口语白话长吟，去千载之程式，仅《尝试》辄止；郭沫若废之后，藉梵音欧律高歌，开一阵新风，惟《女神》而已。等而下之，循此名世者徐志摩、戴望舒、闻一多、卞之琳、艾青诸家耳。

刘勰《雕龙》论文序笔，明理立体、隐义藏用，意谓视文质之虚实以流别滋繁；钟嵘《诗品》论诗及辞，指事造形、剖情析采，重在“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”。匡政治、教邦国，美刺讽谕、补察时政，为其干预社会之积极功能；厚人伦、淳风俗，教化养性、泄导人情，是其追求理想之优良传统。况诗犹可以兴、可以观、可以群、可以怨，兴能寄托心志，怨能抒发忧情。“于所兴而可观，其兴也深；于所观而可兴，其观也审。以其群者而怨，怨愈不忘；以其怨者而群，群乃益挚。”至于《诗大序》所云：风、赋、比、兴、雅、颂六义者，则言人人殊，众说纷纭，盖枝蔓也。

诗品出于人品。功名之士，绝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；轻浮之子，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声。自古牧民者不悯民，治人者不怜人。诗如其人。人豪宕则诗不羁，人清修则诗峻洁；敦

厚者其诗庄重，鬯快者其诗潇洒；风流者其诗飘逸，疏爽者其诗流丽；诗枯瘠人必寒涩，诗丰腴人必华赡；诗凄怨人必拂郁，诗悲壮人必磊落。风格系诸世运；系水土之风气，譬西北之音慷慨，东南之声柔婉。风雅包罗广博。举凡以论为诗、以禅喻诗，温柔敦厚、缠绵悱恻，因时以著、为事而作，夺胎换骨、点铁成金；“惟歌生民病”、不失赤子心，“吟多意有余”、“诗尽人间兴”、“工夫在诗外”、“悲愤激于中”，开口揽时事、“我手写我口”；乐不淫、哀不伤，放无怨、思无邪，进而广及风骨、情致、兴寄、怨刺、格律、真识、妙悟、兴趣、神韵、炼意、取势、诗眼、格调、肌理、性灵、气质、意象、境界……非可一端求一格定也，亦不可一端尽矣。

凡作诗大要不过二端：体格声调，兴象风神。前者有则可循，后者无方可执。先求体正格高，声雄调鬯，意境融彻；继则幽渺以为理，想象以为事，悄恍以为情。出新意于律法中，寄妙理于豪放外。状物态以明理，贵理趣而贱理语，不泛说理；写器用之载道，重道义而轻道法，不空论道。备规矩而不之囿，从所欲而不之逾。融情于景物之中，托思于风云之表。惟抒性灵，不落格套，绝去形容，独标真素。“眼前景物口头语，便是诗家绝妙词”，“欲知子美高人处，只把寻常语作诗”。积习之久，矜

持尽化，形迹俱融，如行云流水，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。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，其旨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；言在此而意在彼，泯端倪而离形象，绝议论而穷思维，引入于溟漠恍惚之境。至此，兴象风神，自尔超迈。尔后循格律、守章法，调协平仄、回忌声病，工切排偶、婉附音韵，约句准篇、不失黏对，钩玄挾微、驱遣陶熔。暨音声之迭代，共五色之相宣。高言妙句，绝伦超群，一唱三叹，遗音远籁。读之抑扬顿挫、琅琅上口，闻之敲金戛玉、声声入耳，恒患意不称物、物不逮意，调无弦外之余音、语少言表之余味哉！

余自幼因喜诗而阅、而诵、而作，大率身之所历、目之所见，信手拈来，不假雕琢；与人有情、与物无著，情以物迁、辞以情发。即景传情，缘情述事，就事造境，随境抒怀；以意为主，意在笔先，得于自然，自成文理。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。”不求好句，只求好意，得意忘言，言与意会。取之于心，注之于手，张之于意，见之于情。固数十年乐此不倦，超心炼冶，绝爱缁磷，为诗而穷，穷而难工。随意造语、随语成韵，援意入景，涉景成趣。浅深聚散，万取一收，格致韵味，不尽相同。“不是无端悲怨深，直将阅历写成吟”，“此心惟有蛰龙知”，“暖得曲身成直身”。然世事多乖，不惟难趋“笔端肤寸、膏润天下”之路，亦未臻情景融透、神形兼备之境。

南北有异、东西各别，今遵格律，汰消亡之入声字，以现代汉语音读为准，弃过时之“平水韵”，奉《中华诗词今韵》（黄宝文著，敦煌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）为本，不揣谫陋、自选诗词二百余首，哀然为集。诗中有人、诗外有事，染乎世情、系乎时序，不名一格、不专一体，丰不舍一言、约不失一辞，辨洁繁缛、妍媸工拙，咸呈诸于世，为轩为轻，冀域内外并世通人有以锡正，匡我不逮。

是稿之果能纹梓并播之方輿以弘博雅君子，实赖戈夫、贾漫、占英、喜元诸兄鼎力玉成，世琦君审核经日、正讹误匪少，余长子吉木斯精设版式并敲打成型且校藜累月、去舛错良多，建钢、才晓、隆隆、一清、文正、瑞霞诸生廉泉分润（虽难云将伯之助，当亦铭感于心），特一并竭诚致谢。

序至斯，清风徐至，凤鸣于庭，长媳亦凡诞儿。阖家皆喜，赐名腾格勒，以不数典忘祖也。

时维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五年一月二日岁在甲戌，嘉平月朔后日土默特布衣荣竹林述。

目 录

第一辑 域内萍踪

云中放歌

- 七 绝·云 中并序 (3)
- 七 绝·乌素图并序 (4)
- 七 律·青山公园并序 (4)
- 七 律·红领巾水库并序 (5)
- 七 律·喇嘛洞并序 (6)
- 七 绝·鸱鹄峰并序 (7)
- 七 律·金銮殿并序 (7)
- 古 绝·沙尔沁并序 (8)
- 七 绝·沙尔沁果园并序 (9)
- 七 律·哈素海并序 (10)

土默特素描

- 五 绝·春 意 (12)
- 五 绝·麦 熟 (12)
- 五 律·喜 雨 (13)
- 长相思·中 秋 (13)

采桑子·兴 浓 (14)

沁园春·丰 收并序 (15)

草原风情

蝶恋花·草 原 (18)

七 绝·牧 歌 (19)

古 绝·野 鹭 (19)

七 绝·深 井并序 (20)

七 绝·定 居 (20)

七 绝·蒙古包内 (21)

七 绝·电视屏前 (21)

青城揽胜

七 绝·夜 眺 (22)

七 绝·满都海公园并序 (22)

五 律·白 塔并序 (23)

五 绝·青冢戏题并序 (24)

七 律·大 召并序 (25)

五 律·玉 泉并序 (26)

七 律·小 召并序 (26)

五 律·五塔寺并序 (27)

七 律·小召牌楼 (28)

七 律·望月楼并序 (29)

七 绝·公主府并序 (29)

七 绝·六桥溪柳并序 (30)